

三邊互動

三邊互動

三邊互動

本刊自總第19期起，在首欄「二十一世紀評論」組織專題討論，受到各地讀者的關注與好評。我們歡迎讀者來信對有關議題，簡短地發表各自見解，「三邊互動」正是這樣一塊園地。

——編者

工作人員全是兼職的熱心人，經過若干時間奮鬥，也許能按學者們的意願形成時代精神與學術品味交融的風格。同時，有關的學術研究基金也已着手運作，希望對廣州地區的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研究有所裨益，逐步出版一套真正為學者認可和歡迎的學術叢書。

讀者 廣州

94.2.28

學術介入重大問題的討論

貴刊關於文明衝突和中國「國家能力」的討論很有意思。這體現着學術真正介入了世界和中國發展的重大問題。此間也正在組織文章，參與文明衝突的討論。

看了貴刊21期許紀霖的來信，深有同感。在我看來，一個文化新潮正在悄悄興起。目前已開始顯示兩個特徵：一是大話、空話的市場日趨縮小。二是先富起來那部分人中出現了一些有識之士，慷慨支持學術、文化研究。正如多種經濟成分改變了大陸經濟的面貌一樣，多渠道注入資金似亦將推動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格局的變化。

例證之一是《現代與傳統》在廣州創刊。資金來自民間，

與西方文化對話

看到《二十一世紀》上關於亨廷頓一文的討論，很是高興。能否把這一討論弄得更為深入？中國學者今天不僅已有能力與西方人「對話」，且有一種形勢與他們分庭抗禮，故應有意識地對西方的文化霸權實行挑戰。但願《二十一世紀》在這方面也多起點「帶頭作用」。

李陀 美國加州

94.2

令讀者受益的三篇評論

拜讀貴刊1993年12月號（總第20期）「二十一世紀評論」各篇，使人不勝感慨。許倬雲教授之〈走向整合的世界〉一

文，指出亨教授有一點像戰國策士而無生民悲憫之胸懷，世界之平衡正如水面因連通管而拉平，本人頗有同感。本人因專長水利灌溉，連通管確實可使水面不衡而波平浪靜，如有人將連通管道堵塞，必將引起災禍。亨教授之文章有如連通水管中之垃圾，必使水流不通而引發人類災難。何信全教授之〈文化：世界衝突的來源抑或融合的起點？〉一文，對中華文化之認知有獨到之處，對亨教授之論點卻感到不安亦不能苟同。劉述先教授對儒家文化有非常深入之分析，並指出亨教授之文章毫無學術價值、理論膚淺，更道出真中國人之心聲——大陸那有資格叫「儒家」國家。讀者們閱讀了以上三篇論文，必然受益良多。

李醒民 台北

94.1.26

三言兩語

貴刊不理睬顧城事件，我非常欣賞。海內外一片惋嘆聲，實在奇怪。顧殺人兇犯，死有餘辜，應予嚴厲譴責。用稟性奇詭、精神失常、詩人氣質等等解釋，無異為之開脫，極不應該。人可以自殺，但無權利殺人。詩人「天才」，也無特權。不以普通人自居的矯情造作和自私自利，實在令人厭惡。顧詩亦小家子氣，偶有佳句而已，何足道哉。值得惋嘆的是顧妻，真情一片，犧牲一切，卻落得如此痛苦的死。謹以此緊縮形式，冒天下之不

趨，悼此冤魂，並以誌憤。

李澤厚 美國科羅拉多

94.2

首要的是社會科學 的實證研究

第21期發表的王、胡關於「國家能力」的研究報告很有意義，我覺得可以與何清漣的論大陸股份制的文章連起來讀。改革十五年，就是一個社會資源從中央行政流向地方和民間的過程。千秋功罪，要到以後才看得清楚。作為政治學家、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，可以懷着一種現實的使命感，對這一變化作出種種預測和價值選擇。但是對於目前最要緊的是首先通過社會科學實證的、量化的研究，將問題和現狀搞清楚。我覺得這才是社會科學家的真正使命。誠如本期劉小楓先生評金耀基的文章中所指出的：「知識學界（尤其大陸語域）對社會變動的反應仍然欠缺有知識學距離的審視態度。」沒有這樣一種「有知識學距離的」實證性研究，問題可以提的很尖銳，但依然因缺少學理基礎和實證性了解而發生解決問題中的誤判。我以為王、胡的研究報告就存在這樣的問題，足見作者內在心態之焦慮。我們不妨將王、胡的報告與同期關信基的論香港政治秩序的文章作個比較，後者雖然也是討論現實問題，但顯然從容不迫，學理依據充分，儘管不能直接用來解決問題，但為問題的解決提供了大的觀照視野和知識背景。

好在王、胡的報告將問題提出來了，接下來是進一步研究問題的時候，而非匆匆解決問題的關頭。

許紀霖 上海

1994.3.7

讀六篇評毛論文， 愛不釋手

近年來我研究文化大革命藝術史，對毛澤東現象也頗為關注。因此，當我拜讀到貴刊總20期討論毛澤東思想及其影響的六篇文章，實在愛不釋手。〈〈實踐論〉與馬列主義儒家化〉可以說是研究毛澤東哲學的一個突破。〈論毛澤東的大眾藝術模式〉則堪稱研究毛澤東藝術思想的重要論文。作為毛澤東大眾藝術的峰巔之作——文化大革命的藝術，是世界現代藝術史上很奇特的一頁。從我搜集到的《美術戰報》、《紅畫兵》、《美術風雷》、《園林批判》、《城建戰報》等文革初期資料來看，其革命大眾的現代主義藝術色彩甚濃。在與北京同行朋友共同討論這問題時，我們提出了「社會主義現代主義」的概念，並認為這階段的作品傳達了「社會主義集體無意識」。如果我們從學術角度來研究，而不是僅僅從政治的角度來否定這一階段的藝術，相信能有意想不到的發現。

〈新舊毛澤東崇拜〉認為今日毛澤東崇拜是一種模擬傳統的神鬼崇拜，似乎有點簡單化。今日毛澤東熱包含更為複雜的因素。幾十年前毛澤東對人類未來的焦慮及種種思考，今天人們（特別是熟悉後現代、

解構主義學說的青年知識分子）將從新的文化視角來解讀毛的這些思想。毛澤東既是君王，又是思想家。作為一個極權主義的君王，他的光環基本消失；作為一位毀譽參半的思想家，他的思想價值也許會逐漸顯示出來。

讀者 北京

1994.1.4

兩種《二十一世紀》雜誌

我是《二十一世紀》的長期讀者，雖然我不做甚麼學問，也不研究這樣那樣的東西，但很喜歡看別人的學問。《二十一世紀》很受這裏的一些師生歡迎。

目前，國內各種學刊又有蜂起之勢，以致可能出現名目的混亂。比如，「中日青年交流中心」出版了一份雜誌，也名為《21世紀》，與貴刊不同的只是，二十一用的是阿拉伯數字，而非中國數字。兩本《二十一世紀》風格、內容均完全不同，每種雜誌有自己的特色和文化位置，自是好事。問題是，恐怕會出現混淆。比如，某者引文據《二十一世紀》，就不知是港版還是京版了。

丁秉德 西安

94.2

我們的錯誤和道歉.....

第21期崔之元〈「國家能力」辯證觀〉一文，頁21中「大包幹」為「大包乾」之誤；另同期英文目錄中，作者胡鞍鋼之漢語拼音Hu An-guang誤植為Wu An-guang。謹此更正，並向作者及讀者致歉。